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经部

詩本義卷七

宋 歐陽修 撰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巳然與他詩多不同鄭箋不詳詩之首卒隨文為解至有一章之内每句别為一説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㫖歸矣又復差其章句章句之學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㫖害於大義則不

可以不正也鄭謂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德流出無極已也幽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取於山如竹苞矣者喻時人民之殷衆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又以兄及弟矣巳下三句謂時人骨肉相愛好無相詬病斷此為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之遽言我似續妣祖

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續妣祖鄭便謂是成廟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別言築寢矣又隔二章後謂如跂斯翼一章為成廟其下一章又復言寢都無倫次此所謂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者也且約之閣閣一章與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鄭輒別如跂一章為廟者止用君子攸躋一句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云躋彼公堂又可為祭祀乎以此知其繆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夢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吉

歸則何關考室之義也毛訓秩秩於此為流行於假樂則為有常鄭於他詩又别訓為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義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為道鄭於他詩皆訓為圖為謀又或為尚惟為圖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心有所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改猶為瘉改芋為幠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芋為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皆訓棘為急而毛於此詩為稜廉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為戟謂如挾弓矢戟其肘过

矣義當爲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云夏暑希革張其翼者过之甚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本義者由不以詩爲考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詩本無廟事鄭云宮廟亦衍說也

本義曰宣王既成宮寢詩人作爲考室之辭其首章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也山也有常處而不遷壞者也竹也松也生於其間四時常茂盛不彫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以成室不遷壞如山澗而入居此室常安榮而壽考如松竹之在山澗也此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者謂宣王與宗族兄弟相親好無疑間以共承祖

先之世不隕墜得保有此宮寢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類也笑語非一人之所獨為必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椓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風雨而去鳥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謂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晝夜寬

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其六章以下至於卒章㒺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王女則宜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頌之詞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者何所從鄭以爾為斥宣王又謂衆維魚矣實維豐年為人衆相與捕魚是歲熟庶人相供養之祥室家溱溱為人之子孫衆多既不關考牧事因謂占夢之官獻夢於

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人豈特於無羊無牛為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宣王而彼爾牧人邪以雌以雄鄭謂牧人搏禽獸迂矣據詩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之子孫衆多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為考牧不應汎言獻夢而為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為庶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為養此為繆說不待論而可知鶂鶂曰予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為室家矣牛羊牢闌亦其室家也

本義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肥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節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為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大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隐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况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

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談之義頗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為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為曲說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說之乖繆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

刺今詩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案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謂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詩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為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

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謂憯莫懲嗟如鄭注以憯莫懲為一句嗟字獨為一句於義豈安不弔昊天毛訓弔為至鄭又轉解至為善皆失之不自為政鄭意謂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覺其非又言天不出圖書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本是一章而鄭注分為兩義蓋不得詩人之本意也

本義曰大師尹氏為下民所瞻而為治不平致王政亂

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憯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閔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為政者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云者作詩者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誦云者作節南山詩者既已具陳幽王任

用大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則曰有家父者嘗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王心化善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說繁衍迂濶而俾文義散斷前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其為大害者如毛鄭解瞻烏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

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為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為尹氏大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而言爾鄭又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者亦非也蓋以覆車喻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學者因益之曰寧貽患於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烏巢烏也當止於林木屋非烏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譬君子仕亂邦非所宜處而將及禍也毛鄭之意不然謂烏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

當擇明君而歸之是為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而教民叛也幽厲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録之者非取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格非規誨可入而其臣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盡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冀其警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録以為後王之戒如毛鄭瞻烏之説異乎孔子録詩之意矣

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

之將云者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
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
小心癙憂以痒云者大夫言巳獨為王憂爾以見幽王
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
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者言父母生育我猶
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憂患如此蓋適丁其時爾
其曰不自我先後者直歎巳適遭之爾又曰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見人言從

口出而不分善惡而我為之憂是以見侮慢也其三章曰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云者大夫懼禍思去其位也念我無禄者念思也思毋食其禄也所以然者見時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既自為謀而又哀他人之居禄位者如烏止於人屋處非所安而將及禍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云者道民怨訴於天之辭也云人之乏薪蒸者瞻彼中林則往得所欲令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則何人不可禍罰之然此訛言亂國之民不見禍罰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皇上帝果憎誰乎此怨訴之言也其五章曰謂山蓋卑為罔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云者言人勿謂山為卑不能阻險以致傾覆此山至卑止為罔陵亦能使人傾覆言不可忽也然則訛言之人其可忽為無害而莫之

懲乎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意謂烏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夢之吉凶乎此驕昏之主侮慢老成之辭也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别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别故引以為言其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云者大夫既戒王無忽訛言而不懲因又戒其小人曰汝無恃王不懲汝譬猶謂天高去人雖遠謂地厚託

足雖安然不可不局蹐而畏懼者天有時而降禍殃地有時而致淪陷言天地猶如此宜常畏懼王之恩私難恃也我之斯言甚有倫理而哀爾訛言之人閙我正言則走避如虺蜴見人輒走然大夫所哀之人蓋指訛言之小人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五章既陳戒王之意六章又戒小人而不見聽因自傷獨立而無助云瞻彼阪

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扤我惟恐不傾折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則倣者又不與我相遭其與我同列而耦居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古言謂耦為仇其複言仇仇者猶昔言兩兩今言雙雙也大夫既傷獨力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然猶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兹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

戚之云者言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政古用字多通而毛訓為長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勢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為褒姒所滅也作詩時周實未滅而云滅之者鄭箋是矣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其九章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云者謂欲以車棄其輔而覆其載喻王將傾覆其國故先言陰雨者謂車遭雨水泥

濘而又棄其輔則必覆爾既覆而求助則不及矣其十章又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絶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國也所謂猶欲救之之辭也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云者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將及於禍之辭也水魚所樂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禍故曰匪樂雖潛藏隱伏而以近人

終被獲也以比身仕亂邦無所逃禍也其曰念國為虐者意謂國君為虐政而我仕於亂邦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云者大夫旣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殽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其十三章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云者言彼佌佌之小人蔌蔌之貧陋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禄食天

又天害之國君既不能卹矣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此惸獨而卹之也大夫憂國者陳禍亂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備矣知其無可奈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惸獨此窘窮苟且之急辭也故以為卒章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論曰君子之所以貴於衆人者衆人之惑君子辨之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慎也故至於有所疑則雖聖人猶或闕焉者慎之至也吾於十月之交小旻小宛正其

失而從其是者於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者闕其所疑也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為刺幽王鄭氏皆以為刺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為刺厲王者以番維司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也其言幽王時鄭桓公友為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為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為司徒也就使番不為幽王司徒安知其為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為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自是

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豔妻為厲王后也案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又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也厲王出奔于彘十四年本紀惟言太子靜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使厲王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没而不見既無所見鄭氏何從而知之據詩列皇父卿士至於豔妻此

八人者皆是用事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之文而豔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為后黨是三者皆臆説之繆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主也其及於禍也亦然小宛之詩據文求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為説以見非刺厲也而為鄭學者彊附益之乃云四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為刺厲王則小旻小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為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

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為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問十月之交從毛為刺幽可矣旻宛施於厲幽皆可而子亦從毛為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為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

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為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其曰雨無正則吾不得不疑而闕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厲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

與序絶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
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後之事且
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名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
于外是厲王不復為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
者乎況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
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
不能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爾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
上而下之意然則雨無正不為昊天之序決可知也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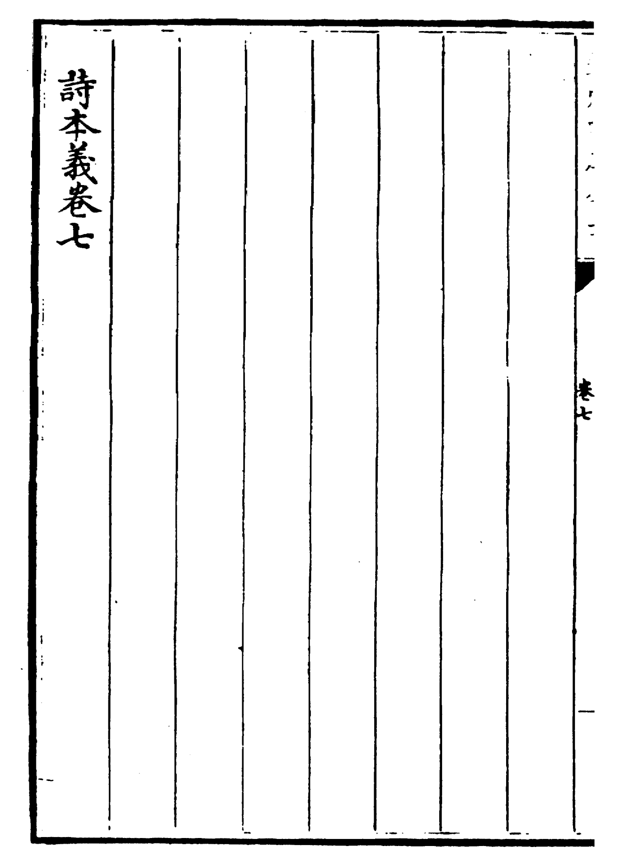
不知何為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十月小旻鄭氏差其時世及七子豔妻之失吾既巳詳之矣其餘箋傳之說皆得詩人之意惟小宛箋傳之失不可以不論正其本義論曰幽王亡國之君其罪惡非一而作詩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陳其事而刺之不必篇篇徧舉其惡也小宛所刺據文求義是大夫刺王不能勉彊以繼先王之業而驕昏醉酒使下民多陷罪罟而君子憂懼不安其大吉勸王勉彊之詩也而毛解鳴鳩戾天謂行

小人之道不可責高明之功正與詩人之意相反又謂先人為文武亦踈矣而後之學者既以先人為文武而有懐二人又為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也鄭以螟蛉之子比萬民亦踈矣至以日邁月征為視朔視朔及謂岸獄中人持粟出卜皆繆論也卜者決疑之謂也有疑而問謂之卜毛以交交為小貌亦初無義理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鄭於甫田之什桑扈詩以交交為飛往來貌是也

本義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
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
志而王不自勉彊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
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其曰有懐二人者以下
章所陳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齊肅通明雖
飲而温克一人則昏然無知但以沉醉苟一日之樂謂
王也因戒之使無耽此樂宜敬天命之無常也既以此
語警之則又勸勉之云中原有菽庶民皆可采往者無

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為為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為也又言人性雖惡可變而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為螺蠃子也既勸勉之則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亦謂宣王也其下二章則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見舉國之人今皆失所也謂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

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為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王又愚暗不曉民事至乃握粟問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穀謂其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詬愚人云菽麥不分是也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如集于木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氷常憂殞陷也



詩本義卷七

詩本義卷八

宋 歐陽修 撰

巧言

論曰據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讒之詩而鄭於首章解為刺王傲慢無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為在位之臣則與序文異矣毛訓憮為大鄭訓為傲據詩言亂如此大則義可通若云亂如此傲豈成文理曰父

母且且當為語助鄭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為民父母其後乃刑殺無罪非惟學者附益以增鄭過就令只依鄭說曰父母且苟且之且亦豈成文理鄭又以寢廟大猷他人有心與毚兔共為一章言四事各有所能乃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事不類又殊無旨歸蓋由誤分章句失詩本義故其說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語乃舒遲安閑之貌毛訓為淺意不知其何所據也

本義曰幽王信惑讒言以敗政大夫傷已遭此亂世而

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義大夫先自訴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讒致亂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為制度本於君子是君子者皆知衆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

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
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為讒邪所惑也予作詩之人自謂
也其五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云者以狡兎比狡惡之
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云者以柔木比柔
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
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
也其六章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云者謂讒人能言然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又

善悅人聽其美如笙簧而頗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難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箋傳粗得其義學者可推而通不煩論著惟君子當為斥幽王爾

何人斯

論曰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舍此則為臆說矣鄭於何人斯為蘇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

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義尤重複鄭說不得其義誠為難見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則不遠矣但鄭以何人為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於詩屢見之以前後之意推之可知也詩曰毋逝我梁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

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臼之被廢又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譖其語又然然則詩人之語豈妄發邪蘇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見今直以詩言文義首卒參考以求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則得之矣谷風小弁之道乖則夫婦父子恩義絶而家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為言者假設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

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義見矣

本義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絶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者謂聽譖者伊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其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者意謂借有二人相從則我不知果誰為譖我者今爾何逝我梁而不入

弔我之被譖又令待我不如初則爾為譖我者可知而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葢言其又進而陰窺其家私矣而蘇公者自省内無所愧畏不懼其來窺爾其四章云不自北自南者歎巳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譖言爾其下章則述與暴公俱仕王朝相從出入親好之意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爾爾所亟行爾車既脂吾巳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於此惟爾之從云何敢告病又云

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室則我莫知何故而致爾不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常使我心病之也言我待爾之勤惟恐相失也其下章又言我與爾相親愛而相應和如兄弟之吹壎箎相聯比如貫索而爾不我知舍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惟當與爾詛其不信爾三物謂壎也箎也貫也其卒章則極道其事云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

無窮極不可隠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譛我乎故我作此與汝相好之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

蓼莪

論曰蓼莪之義不多毛傳特簡鄭氏之失惟以視莪爲蒿以文害辭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缾罍比貧富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亦非詩意也其以終養爲病亡之時滯泥之甚矣

本義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

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缾罍物之同類也此述勞苦之民自相哀之辭也其曰鮮民之生者言不遂其生不如死也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

大東

論曰鄭氏以有饛簋飧為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又以

公子發幣於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有光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皆非詩人之本義也據序本為譚人遭幽王之時困於役重而財竭大夫作詩以告病爾亦何暇及於主人為客致殯使還反幣等事且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了不關役重財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於何詩不可又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為善譬今詩所舉止於掩兔簸揚

挹酒漿之類又其下無文莫見王官之義蓋鄭氏不得詩人本義故其為說汗漫而無指歸其以天漢有光屬鞙鞙佩璲為一章分雖則七襄以下為別章使詩不分章則已若果分章則當有義類今毛鄭所分章次以義類求之當離者合之當合者離之使章句錯亂然不繫詩義之得失學者自求之可見矣

本義曰大東之首章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者足於豈饒之辭也譚人得以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賦役均也

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視而有所賴也大夫反顧
昔時譚人蓋嘗如此所以潸然出涕者傷今不然也其
二章遂言今則王政偏而賦役重無小無大皆取於東
使譚人杼軸皆空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其公子佻
佻然奔走於周行其祗役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
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辭也謂彼刈薪者為水浸而腐壞
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云可以
休息之也其四章則言東人困苦如此王官無以其職

來撫勞之者而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其五章則刺王多取於下而濫用也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佩玉之人皆不材而冗食矣其横費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歛也其六章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也其意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天不能下監也又言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

為我駕車而輸物其七章又言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其八章又言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其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則又言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是皆怨訴之辭也其餘訓解則毛鄭多得學者當自擇之

四月

論曰毛鄭於四月之義小小得失皆不足論惟以先祖匪人為作詩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詩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貪殘爾何事自罪其先祖推於人情決無此理凡為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者亂君歟治君歟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反深責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訓聖人刪詩必棄

而不録也鄭之所失於此尤多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直謂江漢紀率南國之衆川以朝宗于海爾而鄭氏以為比吳楚之君且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之君以為美於理豈然矧考詩文無之此亦其失之大者予嘗為予奪之予鄭以予為我是以其説莫通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謂惟其才也詩所謂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禄故詩人刺在位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任非其才爾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

有能治水之人使之為治木之官是任非其人也而鄭氏直以謂非人者身非是人也故云是人則當知患難昔之通儒執文害義蓋有如此或謂詩人但當刺時在位之臣何必遠及其先祖曰作詩者人人意異四月之詩以寒暑為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見事皆有漸不圖之於早也考其三章之次第可以見矣

本義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貪殘刻剥於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彫盡於秋冬乃於首章先本其事

云自四月夏暑氣盛至六月盛極當退於此之時萬物
已有將衰之漸而人未見也如彼世禄在位之臣自其
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禄位者
蓋未見其害其二章遂言貪殘之政使民物傷耗如秋
日之淒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則極言民物窮竭如
冬日寒風凛冽暴急而萬物彫盡也其曰亂離瘼矣奚
其適歸者民被患淺猶思有所歸以苟免也又曰民莫
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蓋知其無

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而云民誰不有生我獨何為及此害也詩人於此三章言有次第蓋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者又言貪殘之臣害物廣也謂如採於山者但知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蹂踐而殘賊也其曰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者謂此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彼諸侯可使為善可使為惡而彼貪殘之臣日自構怨亂之禍於下國亦何由使其為善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者勉其下國之辭

也謂此江漢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滔滔而流以歸乎海故能為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瘁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禄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則哀其人民之辭也謂其欲去則不如魚鳥有所逃避欲居則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小明

論曰小明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

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茍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茍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為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仕宜勉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

教其無恒安處蓋鄭謂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說夫悔仕者悔不退而窮處爾如鄭之說則周之大夫皆懐貳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豈足以垂訓也

鼓鍾

論曰鼓鍾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據詩文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攷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廵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刺幽王也書

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其詩曰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其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為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僣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謂南為南夷之樂者非也昔季札聽魯樂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

之樂也詩人以文王之詩爲周南名南然則此所謂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也皆當闕其所未詳

裳裳者華

論曰裳裳者華刺幽王者三事爾由小人在位而讒諂進故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毋近小人而當親君子義止如是而已矣然毛鄭之失者以裳華喻君以之子爲明王由是詩之義不可得而見毛又以左之爲朝祀之事右之爲喪戎之事鄭以君子爲

先人攷詩及序皆了無此義失之尤遠
本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者言其葉華並茂喻賢材
美衆盛也我見是人而傾心用之則君臣有榮譽也又
曰裳裳者華芸其黄矣言其華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
烈顯赫也我見是人作事皆可法故得慶於後而世禄
不絶也章法也陳二章刺王不能也又曰裳裳者華或
黄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雜處也而讒諂得進因戒王
以馭臣之道當如馭馬使駑良並駕而進退遲速如一

者在調和其轡緩急以節之爾謂善馭臣下者君子小人各適其用而節制在巳也其卒章則又言左右常當親近君子而慎其所習左右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君子也

鴛鴦

論曰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今考詩下二章言乘馬在廄猶近於自奉養之事然馬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子之以穀比前世中材常主

之所能為而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然義猶有說而通若其上二章之義了不涉及序意且鴛鴦非是鴈之類其肉不登俎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今飛而遭畢羅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謂匹鳥止則耦飛則雙此為交萬物之實匹鳥之雙自是物之本性了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鴛鴦飛止亦宜自雙耦何必果明王之時也其二章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

皆為明王之時理豈得通又詩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萬年是其在梁與畢羅詩人本不取其驚不驚也故此篇本義未可知也宜闕其所未詳

車舝

論曰鄭氏以車舝之詩周大夫惡褒姒之亂國欲求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詩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皆以為幽王既得賢女之後改為善行大夫以此相慶自相燕樂故雖無賢友旨酒嘉殽亦且亟相飲食歌舞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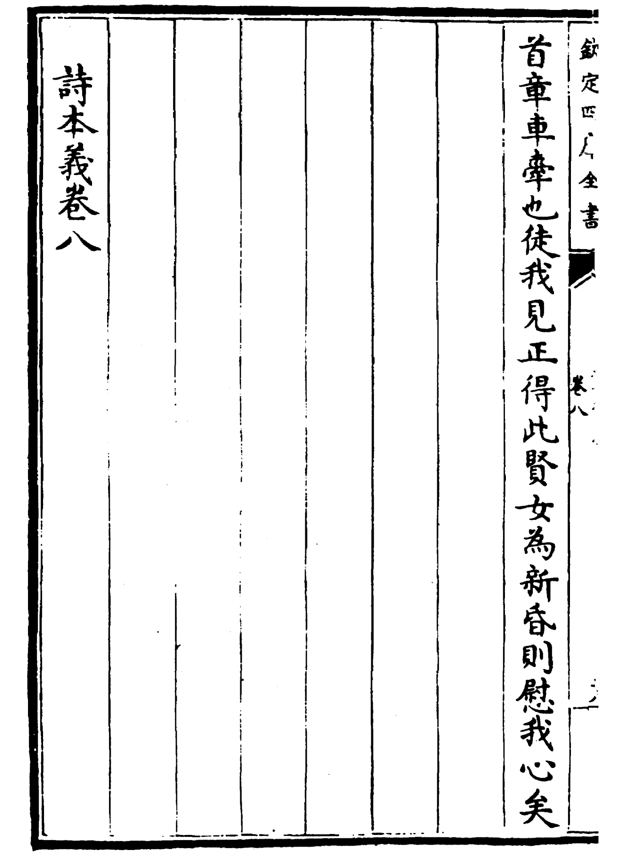
喜甚也據詩序言褒姒之惡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
顧無如之何因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為輔佐庶幾可救
王爾思得者是未見之辭也所思賢女尚未有其人而
諸大夫舍其所憂之急者遂言已得賢女之後慶喜燕
樂之事使略及之猶在人情或有今詩連章復句述其
燕喜燕譽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說飲酒歌舞然則
鄭氏之說豈詩人之本意哉且詩人本以幽王無道思
得賢女以救其惡鄭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

女來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則詩人復何所刺乎亦非詩人本意也至於雖無旨酒式飲庶幾以為庶幾王之變改是式飲庶幾分為二事又云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甚也然則上言方庶幾幸王變改下言則已喜甚又以雖無德三言斷為一句皆文義乖離害詩本義不可不論正也

本義曰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者所謂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飢匪渴云者言我所

思者非飢思食非渴思飲乃思賢女以德音來與我王配合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者謂彼所思之女雖無衆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婦人以相好為友見關雎之文又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云者此惡襃姒嫉妬之辭也謂彼平林之廣能容飛鳥則鳴鷮皆來依其陰蔽碩女賢淑能容其下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其善行也若得此賢女與王燕樂而享榮譽則我好愛

之無厭射也又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云者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也以謂酒殽雖不美善庶幾可飲食則飲食之矣賢女雖無德及汝可配王則當共歌舞而樂之爾陟岡析薪言得之易也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者歎賢女難得使我傾心求之而未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



首章車舝也徒我見正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

詩本義卷八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本義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詩本義卷九

宋 歐陽修 撰

青蠅

論曰青蠅之汙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然蠅之為物古今理無不同不知昔人何為有此說也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為害大

必不引以為喻至於變黑為白則未嘗有之乃知毛義不如鄭說也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葢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

本義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鄭說是也棘榛皆所以為藩也

賔之初筵

論曰衛武公之作是詩也本以幽王荒廢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鄭氏之說則王之飲酒賔主肅然禮修樂備物有其容揖讓周旋皆中其節先與羣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至於受神之福酌尸登餕禮無違者及乎射祭訖事之後燕其族人旅酬之際始與其坐賔頓出小人之態號呼傾側以至失禮敗俗是其一日之內朝為得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蓋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令詩五

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而鄭氏不分别之此其所以為大失也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説曲為附會詩人之意本末必然義或可通亦不為害也學者當自擇之

本義曰賔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沈湎於酒其前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賔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𣥭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其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

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泆為樂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起舞傾側其冠弁又立監史以督罰不飲者皆使之醉而時人反以不醉為恥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卒章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於大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云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聽至於謂羖羊童首是以無為有則醉言無度

可知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云者又敎飲者以醉辭也
言我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知矣其又敢多飲乎

采菽

論曰詩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鄭謂諸侯來朝王使人
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據
序但言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君子思古以刺
今爾如鄭所説省禍福詩及序文皆無之據詩但述諸
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届者乃言君子

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亦不謂其法制之極也天子所予者謂此諸侯旂鸞驂駟與其所服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爾以刺幽王不能賜諸侯也諸侯爵秩車服有等差當賜則賜矣不待其幅束無紓緩之心然後賜也其曰彼交匪紓者直自言邪幅爾鄭謂君子所届為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為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者皆衍說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鄭謂紼纚維舟猶諸侯御民以禮法者非也據詩意紼纚維舟如

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毛謂明王能維持諸侯是矣

角弓

論曰角弓據序但言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爾如毛鄭之説老馬反為駒謂王侮慢老人遇之如幼穉雖非詩本義而理尚可通其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謂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飽如飲老人宜度其所勝多少則非詩之意也詩述九族怨王不親爾不論

老者飲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類之辭也至於教猱塗附謂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雨雪見晛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小人誅滅如蠻如髦又謂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考序及詩了無此義與上章意不相屬由毛鄭失其本旨也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詩人引此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其義如此而已毛謂不善紲檠巧用則反者

衍說也紲檠制弓使不反之器也蓋造弓未成時所用已成之弓則體有往來其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古今通然是詩人所取之義也

本義曰角弓之詩自四章以上毛鄭之說皆是其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云兄弟不令而交相賊害則民亦效之各相怨於一方貪争不已至

於亡身也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在其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為讒佞傍若無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自飽足而已又言讒佞之人已自如此而王又好讒以來之如猱喜升木又教之塗喜著又附之其曰君子有黴猷小人與屬者黴美也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而為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

王踈九族而好讒佞如此亡無日矣如雨雪見日而將消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也如蠻如髦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菀柳

論曰鄭箋上帝云者愬之也以謂詩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與甚蹈當分為兩句豈成文理考於詩意亦豈得通俾予靖之後予

極焉訓靖為謀又以謂假使我朝王王留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如鄭此說則詩人方呼天言王不可朝其下文遽言王使我謀之初無假使朝王之語鄭何從而得之可知其臆說也君子不逆詐而詩人假使朝王王必留我謀而又後必誅我於義皆必不然也彼人之心以為斥幽王言王心無常不知所屆考詩初無此意又與下文不屬蓋亦其失也

本義曰不尚尚也蹈動也謂警動也靖安也詩人言彼

菀然茂盛之栁尚可以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不可親
今天警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我安之以待其極
其二章之義皆同惟言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
焉其卒章言彼鳥之飛猶能戾天而人心何之不可我
則獨安然當此虐王之時將罹其凶禍而不去蓋諸侯
怨叛之辭也録之以見幽王之惡人心離叛如此而王
不悔改也

白華

論曰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為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以妾為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為斥幽王碩人為斥幽后今考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既

以為斥褒姒遂解為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考詩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又序言以妾為妻以孽代宗雖為兩事而其實一也蓋妾子為孽妻子為宗既升妾為妻則自然其孽子為適矣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適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爾

本義曰白華以為菅白茅以為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並居而之子乃獨遠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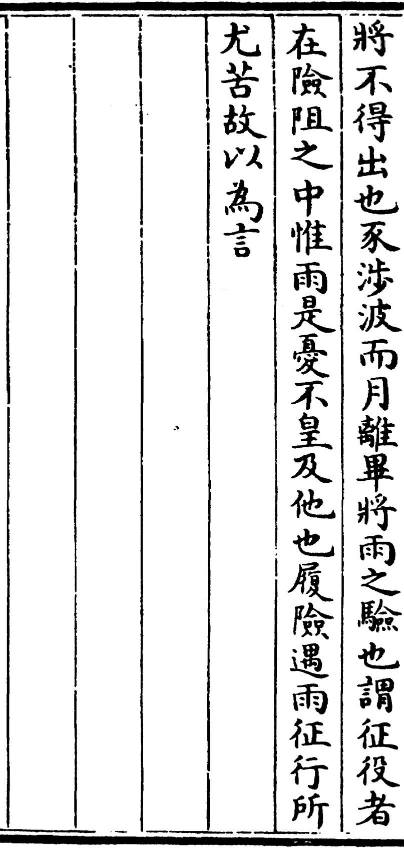
而不見容彼英英然白雲者於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
而無所擇而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無異而之
子乃獨棄我蓋由天道艱難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猶
行道也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
上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也碩人者大人也王后是
矣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
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鼓鍾于
宮聲聞于外者言王后為惡於内而聲達於外使人效

之而之子慅慅然棄逐我使我邁邁而去也邁往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亦由褒姒奪據后位而下效之也鴛鴦戢翼雌雄相好之鳥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鳥之不如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至賤之物當常在人下而為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當在下而佐人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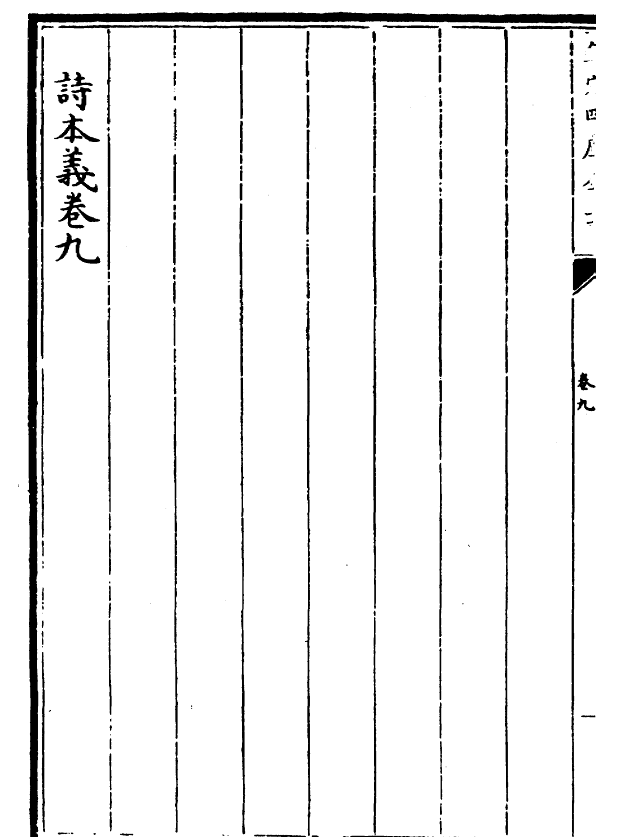
漸漸之石

論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致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悠遠為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戎宣王伐玁狁但幽王自不伐爾就使戎狄為不可伐幽王置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

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為荆舒之國勞勞廣闊何其舍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於此獨以皇為正至不皇出矣為不能正荆舒令出使聘問於王此尤臆說也豕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爾毛說是也鄭曲為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其衍說也本義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敘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



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詩本義卷九

詩本義卷十

宋　歐陽修　撰

文王

論曰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豈虛言也哉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説咻然附益之遂為世惑可不慎哉泰誓曰惟十有

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疑似之言也而毛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為王又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說者因以為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說不勝其多本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為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楊子所謂衆辭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

質成毛鄭之説雖疑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
之事未害文王之為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
以為受天命而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為王云者蓋
後學之尤甚者也詩人之意以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
累仁至於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
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
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
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

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之說也書曰天之歴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勦絶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為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謂謂命西伯稱王爾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說者但言殷末滅時文王自稱王於一國之中理已為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助文王祭者皆自服

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王已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詩曰於緝熙敬止詩屢言緝熙毛鄭嘗以為光明不知其何據也爾雅云緝熙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凡引爾雅者本謂旁取他書以正說詩之失若爾雅止是纂集說詩博士之言則何煩復引也頌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毛鄭說以為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

此穿鑿之尤甚者許慎說文熙燥也孔安國傳尚書熙

廣也他書或訓為安或訓為和隨文義各自不同而此

熙訓廣近是矣緝續也續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熙云者

接續而增廣之也駿命不易當音難易之易

本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者據武王以為言也言武

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

自上世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

也有周不顯乎自文王而顯大矣其顯不是帝命乎是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為天所親輔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者言勉勉勤修文王之業使文王之善聞流於後世者不止能如此乃是周之君而可以為文王之子孫也子孫能勉勉不墜文王之令聞則本與支皆可傳於百世也子武王孫成王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為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乎當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昔也天命為商之蕃屏而今也

乃命為周諸侯由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
予之天所予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也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者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
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
服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
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禄既又丁寧之曰當知殷
之末失衆心之時故能配上帝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

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明揚善聞常虞度殷之興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無聲臭其命難知但效法文王所為則可以使萬邦信天之輔有德也

棫樸

論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絶簡莫見其得失其首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違然毛得而鄭失也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

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章奉璋之説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連首章言之且官人之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自倬彼雲漢而下二章如鄭説更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度為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此皆其失也

本義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

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之行水由衆人以楫櫂之如王之治國必衆賢居官以共濟其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其四章言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才在朝為國之光采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者作動也言文王能官羣材各任其職王但享壽考邈然在上無所動

作於人而國自治也葢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金玉之質美矣必待追琢而成文章以喻臣下雖有賢才必待獎用而成德業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爾

思齊

論曰序言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云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葢言文王所以聖者由其母太任之賢也然則思齊之義主述太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四章鄭

箋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太任雝雝在宫肅肅在廟又以為文王在辟雍羣臣助王養老在宗廟羣臣助祭等事考序及詩皆非詩人本意其為衍說失詩之旨遠矣惠于宗公鄭以為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太姒之德遽云順于大臣便為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別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由聯屬毛以無射為無厭鄭讀射為射御之射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觀禮於辟雍之人以不顯謂有賢才

之質而不明者無射謂無射才者且夫觀禮本欲化人雖狂愚之人皆得觀豈限賢才之質自古王者在辟雍未聞必須能射者方得觀禮就如鄭說不明無射之人皆來觀禮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聖不聞亦式以為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不諫亦入以為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皆得助祭於廟且詩但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鄭何據而知是在辟雍之人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知為仁義

不諫何據知為孝弟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毛以思齊為思莊以文理推之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也
本義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自太姜太任以至太姒相繼有賢德也其可思而齊者太任也可思而愛者周姜也太任文王之母也太姜大國之婦也京大室國也言太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衆多又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而神無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賢婦人文王幼育於賢母長

得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廣被由內及外由近及遠自親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者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又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也保守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絕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式法也言

事有雖未甞聞舉必中法也又不待敎諫而能入於善也毛謂性與天合者是也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於人神而出處有常度又述其遇事之聰明所為皆中理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為幼小之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敎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為俊髦之士矣

皇矣

論曰據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詩則上述大伯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葢詩人言周世德所積至文王又著功業而德最盛也詩謂二國者毛以為夏殷者非也且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而終篇無殷事則毛說非矣鄭謂二國為紂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紂亦非也詩謂四國者毛以為四方鄭以為密阮徂共者鄭亦非也鄭所謂國者皆不見於前書莫可知其是否惟

據詩稱密人則密可知為國也又曰以伐崇墉則崇可知為國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阮疆二者亦似國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義不能通故也且鄭以密阮徂共為四國以充上維彼四國之文而數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為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徂下章先徂而後阮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國之數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詳略失宜詩人之作不應如此絶無倫理此所以

難通也阮徂共既不可為國則四國當從毛說為四方詩云四國順之又云四國是皇又云正是四國詩人之語此類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為往是矣而猶以阮共為國者亦非也今以文考義止於侵密伐崇二事爾且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鄭說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討而徂阮共三國以無罪見侵理必不然毛傳亦同但以徂為往小異爾大義皆失之也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

國爾是亦不然且詩人本欲稱述文王之功業若周侵三國而密人距之則密亦有罪矣就如鄭說阮則侵而服徂則僅能止其旅共則不見勝敗密則未嘗加討是文王有所舉鄰國不順而不能討所侵之國又無必勝之功然則何以為功業何以示威德詩人亦何足稱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為毛鄭之學者又謂周侵三國召兵於密而不從者尤疎也阮共當是密國地之别名如周有岐邠豐召也串夷依毛傳則義通如以為昆夷

則上下文義絶不相屬故當從毛也詩既止述侵密伐崇則上文二國當是密及崇也度明類長君順比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鄭曲為訓義雖未害文理然於義為衍去之可也

本義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定見此密崇二國失政而暴亂乃於彼四方諸國謀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遲久之慎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其政不獲謂失

為政之道也者遲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刋除樹本而營理邑居帝亦遷就以成周家之德累世積習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受命既固者謂世積德久也其三章言帝視岐周之山柞棫松柏皆拔起茂盛謂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國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大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大伯使讓已以傳聖子而餘慶流光後世子孫受天之

禄無喪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德昭明克類可以君長大邦而文王順承比合其世德而無改遂受天福及於子孫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謂文王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則赫然奮怒整其師旅以侵之兵入其國自阮至共而止其不伐滅其國者但揚其威不滅人之國以為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

章又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其七章言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為聲形又不大為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於萬物使人不見其所為蒙德而不自知故諸侯不識文王之德者反助紂無道與周為仇敵者崇侯是也當率爾兄弟之國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滅崇而威德

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

生民

論曰妄儒不知所守而無所擇惟所傳則信而從焉而

曲學之士好竒得怪事則喜附而為説前世以此為六經患者非一也后稷之生説者不勝其怪矣不可以遍攻攻其一二之尤者則衆説可從而息也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天子以元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禖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而見于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寘於氷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

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爾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高禖者為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高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況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

也今見於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禖祈子與欲顯靈異之
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
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説猶若
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巳説毛能
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從高辛祠於郊禖而
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
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
牛羊之徑及林間氷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

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後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歲久不能無訛繆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於讖緯專用命歷序言帝嚳傳十世因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猶以

后稷為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諄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商商

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鄭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駁雜紛亂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

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於如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説遠觧數千嵗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録也必有其義盖君子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矣毛鄭之説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鳧鷖

論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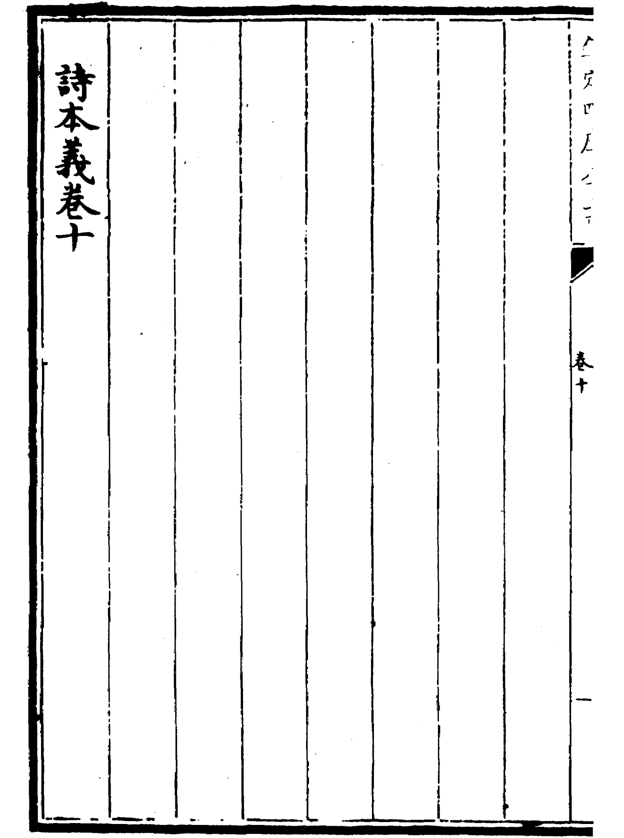
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為甚害然學者戒於穿鑿而汨亂經義也

假樂

論曰假樂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以詩文意顯更無他事可陳大意止於臣民嘉美成王之

德爾而鄭氏乃以宜人為能官人成王德美甚衆不應獨言其官人若專為官人而作則序當見詩人之意況考文求義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不愆不忘當為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爾而鄭以為成王循用周公之禮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之燕也語曰子之燕居則燕私之燕也三者皆為小失然既汩詩義則不可以不明燕及朋友與以燕翼子義同

本義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成王君子有顯顯之德以宜其人民而受天之禄為天所保右而命之以為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禄及其子孫之衆世世宜為君王又戒其子孫常循用成王之典法無使過差忽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儀内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禄總其綱紀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則朋友在公朝則卿士皆當共愛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詩本義卷十